

台居散記

孔繁柯

葉氏論畫

時至今日，畫風彌滿寶島矣，此固乃家豐戶足之好現象。學長學嫂中不乏臨池有興者，其中卓然小成者亦大不乏人也。

葉公超先生曾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講演「中國水墨畫與寫生」，余向好葉氏，因往恭聆。葉氏論中國水墨畫「意在筆選」畫中每攝取整個自然的意義，不若西洋的寫生畫僅表現自然的一部份。此外中國畫人因感受佛教，道教，理教，及孔孟思想的影響，不知不覺在畫的筆觸上反應出來。這種氣韻是西洋畫所沒有的，它還包括做人的道理，像國畫「秋山歸隱圖」和「孔融讓梨」，其中的「隱」和「讓」，是外國人無法了解的。

觀察整個的自然而作畫，不是寫生，是寫你胸中的丘壑。

我常緬懷楚之屈原，亦景慕今之葉先生，言念及之，低徊久之，咏嘆久之。

勤你的手，總之要做些事，在你死以前，不論它是對的錯的，大的小的。」可是想雖如此想，我依然靜靜的不動。

不是懶，是對過去一己能力和成就的否定，對未來絕滅了希望。常常覺得聰慧全泯，以前能對花月生愛，流星，鐘聲，潮汐，晚霞，覺得無邊的美。如今好比一塊石頭，沉落在河底，讓流水沖過，春天秋天，花開花落，我沒有感觸，總之想像遲鈍，靈感枯塞，聽音樂不得重點，看球賽忽略高潮。「是不是患了分裂症呢」？我常常自問。

憑我良知，生活在如此迷迷糊糊低氣壓中，實在是苦惱。

我也曾訴求家庭的溫暖及妻孥的融融熙熙，但是這好像是另外一件事，一切人生現實的冷酷無情，舊道德觀念和信仰的破滅，少年熱情幻夢的減退，在我久經試鍊的心靈已劃了好幾刀了。

老學長蔣山兄有打油詩見贈：

世態炎涼尋常事，

雞蟲得失何足慮；

勸君一事須記取，

Dont Talk Too Much

看來我得學學這位老學長了。

華山

葉老主持交通部各種研究，鏗而不舍，余因常陪

茶杯狗

今年臺北狗展會頗出風頭的茶杯狗，據說為一美僑所有，因物以稀為貴，一時引起養狗同志同聲讚賞。狗身僅重半磅，放在闊口茶杯中綽有餘裕。

茶杯狗應找到它的真正主，法國名女人衣貂裘觀莎翁名劇或欣賞芭蕾舞時，一時要吐痰，順手自袋中取出它，對準狗嘴吐去，讓它一口吃掉，這才真用得對了。

想像各園廣廈，時花匝地，鏡檻廻花，銀燈瀉月，名媛吉士，佇立四周，如有手將此狗，用代裝飾。雖座交金織，地佈明湖，亦十目所注矣。

盛會常有，茶杯狗常有，而「伯樂」不常有。

惜別更年期

我有一種說不出的煩躁。

每常獨居一室，讓生命之流從窗外流過，而憂心怔忡。「不要讓時光空流，動作吧，動動你的腦，動

末座，深感葉老在手揮五弦目送歸鴻之間，秀逸之氣隨時洋溢，步伐穩健之中頗見才華，余輒默念：「華山，華山。」

如凌校長譽為泰山，莫葵老當為華山乎？

自審唐突吾黨大智大慧聖賢，但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
一家最小

謝銘怡師月初來基隆，以一向相知，不覺讚越，言談間更不覺放肆，一時忽略弟子之禮。

謝師大世兄華生現在哈佛研究歷史，將得博士，大世姊文孫，已得醫學博士，二世兄三川現在臺大修業森林，但已頭角崢嶸，一應藝術運動戲劇演講，無不出人頭地，其舅氏沈昌煥部長，家宴賓客，常請為應對童子，而進退莫不中節，總而言之，謝老師有後了。

銘怡先生尊翁為上海傑出名醫，月入袁大頭半草之數，當時謝師教我輩機車構造，又兼京滬路差使，月入不過三百而已，謝老丈常說，「返家寫方子算了。」

謝師治事之所某君喟然而嘆：「謝家門謝銘怡最飯桶。」言下自然包拾上下三代及謝師母在內。

因此，謝學長（十八年滬校機械）為一家最小者，談談又放肆——Dont Talk Too Much, Dont

Talk Too Much